

萨宾娜 与魔幻蜻蜓

SABINNA
YUMOHUANQINGTING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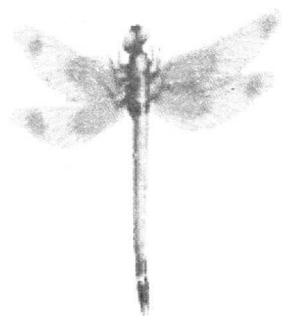


〔美〕L.J.辛乐敦 著

谢千帆 刘世娟 译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BinNa
YUMOHUANQINGTING



萨宾娜
与 魔 幻 蜻 蜓

〔美〕L.J.辛乐敦 著
谢千帆 刘世娟 译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萨宾娜与魔幻蜻蜓/(美)L. J. 辛乐敦著;谢千帆 刘世娟译.—北京:当代世界出版社,2005. 11

ISBN 7-5090-0026-2/I·010

I. 萨… II. ①L… ②谢… ③刘…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40035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 01-2005-5886

Translated from DON'T DIE DRAGONFLY Copyright ©2004 Linda Joy Singleton Published by Llewellyn Publications Woodbury, MN55125 USA

www.llewellyn.com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使用权归当代世界出版社所有

书 名:萨宾娜与魔幻蜻蜓

出版发行:当代世界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市复兴路4号(100860)

网 址:<http://www.worldpress.com.cn>

编务电话:(010)83907528

发行电话:(010)83908410(传真) (010)83908408 (010)83908409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 本:880×930 毫米 1/16

印 张:10

字 数:73 千字

版 次:200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-6000 册

书 号:ISBN 7-5090-0026-2/I·010

定 价:22.00 元

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版权所有,翻印必究:未经许可,不得转载!

主要人物表

萨宾娜

本书主人公,高中女生,任校报《谢里丹呐喊》编辑。继承家族的“先知”能力,能与神灵、鬼魂和天使交流。

诺娜

萨宾娜的祖母,利用先知超能力经营婚配公司“心灵伴侣配配配”。

奥帕

萨宾娜的精神向导,死去已经几百年,慈祥但有些霸道,说话总是哲理兮兮的。

多米尼克

能与动物交流,受诺娜邀请和萨宾娜及诺娜住在一起,是萨宾娜寻找药方的搭档。

佩尼·洛普拉美尔

萨宾娜在学校最好的朋友,绰号“爱便士”,啦啦队成员,青睐于多米尼克。

乔什·德马洛科

萨宾娜的男友,在学校很受欢迎,充满爱心,喜好魔术。

伊万·马绍尔

乔什的好友,我行我素,过少考虑他人感受。成绩差,体育细胞发达,走马灯似的换女朋友。

丹尼尔

伊万现在的女友,过目不忘,成绩优异,手腕上刺有蜻蜓形状的纹身,纯情且痴情。

曼尼·德瑞斯

谢里丹高中最早知道萨宾娜特异功能及以前经历的人,打扮及为人人都极有个性,校报《谢里丹呐喊》专栏“神秘的曼尼”的作者。

桑恩

原名“贝丝”。外表酷得像坏女孩,内心却真诚善良,具有通过触摸寻找物体的超能力,是萨宾娜的好搭档。

目 录

MULLU

第 1 章	蜻蜓和女孩	(1)
第 2 章	为猎鹰疗伤的男孩	(4)
第 3 章	他要请我看电影!	(7)
第 4 章	准备约会	(14)
第 5 章	又见蜻蜓	(21)
第 6 章	在祖母家的生活	(26)
第 7 章	在啦啦队长家	(32)
第 8 章	夜闯学校	(35)
第 9 章	警长问话	(40)
第 10 章	向祖母坦白的必要性	(44)
第 11 章	联合查案	(51)
第 12 章	向祖母坦白	(57)
第 13 章	奥帕没有抛弃我	(61)
第 14 章	查案的搭档	(65)
第 15 章	见证心灵占卜	(70)
第 16 章	爱情还是友情?	(75)

第 17 章	有人欢喜有人忧·····	(79)
第 18 章	栽赃·····	(86)
第 19 章	和多米尼克交流·····	(91)
第 20 章	丹尼尔没有说实话·····	(96)
第 21 章	心碎的丹尼尔 ·····	(105)
第 22 章	被困 ·····	(110)
第 23 章	谢谢猎鹰 ·····	(115)
第 24 章	光顾巧克力店 ·····	(119)
第 25 章	幸运小甜饼 ·····	(127)
第 26 章	征兆 ·····	(136)
第 27 章	寻找和营救 ·····	(146)
第 28 章	家族的责任 ·····	(150)

第1章



蜻蜓和女孩

“不要做什么？”曼尼头上梳着无数根细辫子，还穿了珠子，把脸从电脑屏幕前撇向我的时候，撩起噼里啪啦的响声。“萨宾娜，这个蜻蜓女孩儿是真的吗？”

“当然不是。”我心怦怦直跳，但眼睛仍然盯在正在校对的文章上，保持说话时候的镇定。学校放假了，除了老师，微机房里只剩下我和曼尼。“你向我要预言，我就编了一些。不喜欢的话，自己去想。”

“我的意思是这件事太离奇了点儿——哪怕是搁在我‘神秘的曼尼’里面。”

“爱用不用。随你的便。”我趴着上身，金色的长发垂下来遮去半个脸。心里想着要是曼尼发现了我的秘密，那一切都完了。

“帮帮我，行不行？”他伸出手，“这期专栏半小时之内就该印了。”

“用你的心灵力量去预告呗。”

“嗯，是。”他摸了摸鼻子，说，“我和你一样不相信这些鬼话。”

我攥紧了手里的红铅笔：“可你的读者相信啊。”

“哪儿啊，大部分人还是明白这不过是开开玩笑。听听我们的广告：‘神秘的曼尼无所不知，全全相告’。哈哈！要是我能预测到未来，还待在学校干吗？没那个门儿！挑个彩票号码前途就一片光明了，钱啊，女人啊，热带海滩啊，要什么有什么。”

“您还是回到现实吧。”我看了看表，“离截稿时间只剩27分钟了。”



“小豆子，你真惨忍。”

“从你嘴里说出来，我倒觉得是恭维。还有，不要叫我小豆子。”

“我起的绰号，很多女孩喜欢都来不及呢。”

“我是例外。还有，现在还剩 26 分钟。”我翻着上周的《谢里丹呐喊》说道。我是校对编辑，不是专栏撰稿人。改改标点符号和拼错的单词能帮助我打造一个乐于助人、井井有条的新形象。在以前的学校惹足了麻烦，现在能以正常人的身份融入新环境，已经很不错了。校报的这份工作给我一种在谢里丹高中“入群”的感觉，而这又不必冒风险去暴露自己。下次要是曼尼再找我帮忙的话，我就理直气壮地告诉他“不行！”

可曼尼没有就此放弃。他把额头上的细辫子捋到脑后，攒出一付可怜兮兮的表情，“唉呀，萨宾娜。你最有主意了。一个有着蜻蜓纹身的女孩——天才才能想出来。真的，太棒了！读者一定会喜欢。但我也不能光说‘不要做那个’而又不说出‘那个’具体是指什么啊。”

那个。那个。那个。这个词儿带来阵阵头痛，熟悉的晕眩感又来了。鲜活的色彩在脑海里闪过：一抹猩红夹杂着黑色旋转。耳边响起翅膀急促的拍打声。对危险的预警。

不会又来了吧，我心里七上八下。搬到谢里丹高中以来，我一直没有看到景象，还以为不会再有那些奇奇怪怪的事情，自己也不再会是那个事先知道事情的发生但又无力改变的怪物了。

我更晕了，挣扎着控制自己。踉踉跄跄，抓住桌子边儿，不让自己栽倒。

远远的我听见曼尼在问发生什么事情了，接着教室里的灯暗下去，电脑的嗡嗡声也渐渐缩小。

周围一片黑暗，我就像半夜在深海游泳。但马上腾起一点亮光，然后越来越亮，幻化成一个小女孩的样子。真漂亮啊，乌黑的卷发，橄榄色的皮肤像海上的雾气一样光泽动人。

她对着天空举起手，一只翅膀折射出七彩光，触角还在颤动的紫黑色小东西停

到了她手腕上——蜻蜓。她微笑着，爱抚那对翅膀。正在这个时候，那个小东西发生了变化，她脸上的微笑因恐惧一下子僵硬起来。蜻蜓长出獠牙，深深嵌进她光滑的皮肤。血嘶的一声喷射出来，逐渐淌成一条小溪。女孩儿张嘴要喊救命，但一阵猩红色的波浪卷来，她在我的视线里消失。

不要！不要！我想大声尖叫。我帮不了她，失望就像黑色的洪流也把我卷起，往下沉、往下沉，沉到那摊血底。

* * *

“喂，小豆子？”

喘着气，我睁开双眼，正好迎上从曼尼黑眼睛里射出的关切目光。晕眩感已经过去，我的脑子恢复了清醒。“呃？”我嘟囔着回答。

“你病了？”他问道。

又回到了亮堂的世界，意识到自己还攥着桌边儿，我立刻松开手，说：“没事了。”

曼尼轻轻拍了拍我肩膀，说：“看上去可不是。怎么了？”

“没什么。有点儿累而已。”我的呼吸渐渐恢复了正常。

“可你浑身都在发抖呢。”

“是因为微积分考试才这样的。”我虚弱地笑笑，“我刚想起还要去个地方。”

“可是小豆子——”

“不好意思，回头再说吧。”

然后我拔腿就跑，好像有一群长着翅膀的恶魔在身后追赶似的。

第 2 章



为猎鹰疗伤的男孩

和曼尼匆匆告别,我一口气跑到丁香巷,才把那些可恶的景象甩掉。

丁香巷没铺水泥,路面上留着一道道的车痕。站在这儿,心里还直发毛。但侧身钻进诺娜家的铁门后,我就不怕了。还是个孩子的时候,眼前这栋黄色的老房子就改变了我的生活,成为我抵御一切危险的港湾。我很喜欢诺娜的农庄,高高的围墙、宽敞的门廊、红泥谷仓还有成群的牛、羊、马、鸡、狗和猫。

牧场后面是十英里的树林,紧接着新开发区。谢里丹谷本来是个安静的农镇,但由于地理位置和斯托克顿还有萨加门图都很近,人口一下子就猛增起来。不过,还是保留了慢节奏还有乡村的风貌。搬到这儿以后,我一直过得很好。尽管左右两边不时挤进漂亮的新房子,我仍然把诺娜的家当作天堂。

那就是我的祖母诺娜——一个戴着宽边草帽、脸上布满皱纹、双膝正跪在花园里草坪上的妇人。是她一直照顾着我,从爸爸妈妈把我送到这儿那天起,就是她紧紧搂着我,安慰我受伤的心。

她明白景象还有预言是怎么回事。只有她了解我的痛苦。但我不能向她倾诉——因为之前的谎言。

为了避开诺娜,我叹口气,绕到后门进了屋。既然没有倾诉对象,我只能借助音乐还有芬芳泡泡浴洗刷缠绕着我的恶魔了。



洗刷完后,我爬木楼梯的时候,一群小鸡唧唧路过,但那只双眼睛不同色的白色猫咪一直严肃地盯着我。

“别这么看着我,丽丽·贝尔。今天过得够糟的了,你可别再给我使什么脸色。”我摸摸小猫那光滑柔顺的毛,掀开门帘。

空气里有一股怪味儿——有些发霉,像是来自野外。一路走过洗衣房和厨房,我努力去找寻这陌生的气味发源地。难道诺娜研制了一种新的草本地毯清新剂?她的清洗剂和药方都是纯天然的,比如把松针捣碎了做洗发香波;用羊奶做肥皂;拿蜂蜜泡玫瑰花瓣儿治嗓子疼。经过小厅的时候味道变得更浓。那儿挂着家里的照片:妈妈小时候的、爸爸妈妈结婚时候的,还有诺娜过世了的三任丈夫。

有声音是从浴室传来的。但这怎么可能。这屋子就住了诺娜和我。

我朝大厅走去,半路上迟疑了一下,又跑到厨房拿起扫帚——并不是要把它当武器,而是考虑到拿着也不算碍事。就像举着一把剑似的,我举着扫帚小心前进。这时浴室的门嘎的一声开了,我看到浴缸的水快要溢出来了。银色水龙头上还站着一只大鸟。猎鹰!为什么这只猎鹰要在我的浴缸里洗澡?

洗衣篮旁边有一个模糊的身影,我吓得手一松,扫帚掉在地上。猎鹰扇起雄健的翅膀,发出尖利的叫声。我正要大叫,那个影子蹿过来,一只胳膊绕过我的肩膀,另一只手捂住我的嘴巴。

“嘘!”他用命令的语气示意我小声,“别出声。”

我用手肘蹭着拼命挣扎。但他抓得实在是太牢,把我拖出浴室。我由害怕一下子转变为愤怒了。这个家伙竟敢在我的家里袭击我!我使出吃奶的劲给了他腿上一脚。

他痛得叫出声来:“你省省吧!”

我又踢了一脚。随着身子往后一倾,他捂住我嘴的手也松了一下。我趁机狠狠地咬了他一口。

“嘿!好痛!”

“好极了!”我扭着身子挣出他的控制,说道,“咬出血来才好。”

“天哪,你的牙差一点儿就赶上獾了。”他吸着受伤的手,说,“当时诺娜可不是这么介绍你的。”

我贴靠在墙壁上,问:“你认识我祖母?”

“不然我怎么在这儿?”

“正要问你呢!还有这鸟是怎么回事?”我双手抱在胸前盯着这个从没有见过的人。年纪不大,十七八岁的样子。比我高出几英尺,身材细长,胳膊上的肌肉很发达,头发是浅棕色的,眼睛就像银蓝色的镜子。下身穿一条黑色仔裤,上身在一件褪色的蓝T恤外面敞了件棕色的法兰绒衬衫。

“这是一只猎鹰,翅膀上沾了油,所以我把它带进来洗洗。真不好意思吓着你了。”他回答。

“我没被吓着。”

“我本来不想惊动你的。”说话间,浴室里传来水声,他朝里看了一眼。

“你养了一只猎鹰?”

“野生动物怎么可能去养?它不过是信任我罢了。你一叫,它肯定会害怕,然后伤着自己。呵呵,放松点。我不会袭击你的。”

“哦,那就谢谢了。”我话里带刺地说,“我很清楚。刚才那招叫什么呢?一次友好的握手?”

“喂,流血的人是我。”他举起手,黝黑健美的皮肤上明显地印着半圈红通通的牙印。最深的地方还渗出血来。

我才不管他的手,用灼人的眼光看了他一眼,问:“还是说说你吧?为什么在这儿?”

“我请他来的。”

飞快转过身,我看见站在身后的诺娜。头上还带着那顶宽边草帽,脸上还有一道泥印。

“您……您请的?”我喃喃地说,“为什么啊?”

“多米尼克要和我们住在一起,帮着修理东西,照顾牲口什么的。”

“为什么要雇人啊?我一个人就能帮上忙。”

“他能做的你做不了。别再皱眉了,还不赶紧表示欢迎,萨宾娜。”诺娜微笑着说,“现在多米尼克也是咱家的一员了。”

第3章



他要请我看电影！

回到自己的房间,我把门一关,在CD堆里翻找适合现在情绪的音乐。

在学校,我会听所有人都为之疯狂的流行歌曲。但回到家,我可以做我自己,尽情地听真正喜欢的电子音乐。有些人通过吃某种事物寻求感情上的慰藉,同样的道理我选择音乐。思考的时候是古典乐,高兴的时候是爵士,坏情绪又烦躁的时候则是重金属。

但现在无论是震耳欲聋的摇滚乐,还是玫瑰香味的泡泡都不能让我平静下来。诺娜怎么可以问都不问我一声,就把一个陌生人请进家来呢?没有道理啊!诺娜和我一直过得很好,根本就不需要别的人。父母和邻居都不需要——更不需要一个带着猎鹰的怪家伙。

我吸了口气,把自己浸泡在温暖的水里。

“别再难受了!”耳边响起一个声音。

“走开,奥帕。”我用意念回答她,“我已经有多麻烦了。”

“有麻烦是好事啊,你怎么就不明白呢。我在你这个岁数的时候——”

“别再讲你这些苦日子的故事了。”撑不住了,我露出头去吸气。歌声把墙都震动了,但我脑子里的声音更加响亮。闭着眼睛都能看到奥帕挑剔的眉毛和黑眼睛。她可真是一个爱唠叨的精神向导。



“你对那个年轻人真是粗鲁。我不是教你要礼貌一些吗？”她责备道。“他是个重要的人，你知道——你应该知道，只要别这么顽固，听我的话。”

“别再钻进我脑子里了。”我说，“我现在是正常人。朋友是啦啦队长；在校报有份工作；大家都喜欢我，因为我听不到声音，看不到鬼魂，也不会预言死亡。没人知道我在从前学校的事情。所有的一切都从头开始了，我不想您破坏这一切。”

“哎哎哎。你逃脱不了自己的身份，为什么要抗争？”

“走吧。”我把浴缸塞拔出来，抓起毛巾，关了CD。

穿好衣服，我爬上旋转楼梯进卧室睡觉。这儿在四个月前我还没搬进来的时候是一间小阁楼。诺娜本来安排让我睡客房，挨着她办公室的那间。但我喜欢这间阁楼弯弯的天花板和窗外的树林，就要求住这儿了。

诺娜还同意我自己装饰房间。我挑了薰衣草色作为房间的主调色，丝织窗帘垂下来，木地板上蜡后铺雏菊图案的地垫。就像我听音乐有很多口味，我的爱好也十分丰富。前几天我在枕头上刺绣一束紫色薰衣草，把它和白紫相间的寝具配成一套。刺绣工具就收在诺娜的母亲传给她的雪松木箱子里面。

干活往往能够放松我的脑子，于是我拿起针头，打开木箱盖。用各种颜色的纱线，从雪白到浅紫，我已经绣出半幅冬景图。乍一看，全是白色。但看仔细一点，就能看到各种图案——猫头鹰、雪人、山、树，还有雪覆盖下的一栋农庄。

斜躺在窗前的靠垫上，针线在我手中游走，窗外的松树茂密而挺拔。能在诺娜家住真是幸福，我从来没这么快乐。但诺娜为什么要请一个陌生人过来，把这一切都打乱呢？

“真是没道理。”第二天我向学校最好的朋友倒苦水，“他一点儿都不友好。经过浴室那档子事后，竟然还躲着我。”

“可能他比较害羞吧。”佩尼·洛普拉芙尔——绰号叫爱便士（注：佩尼意思是“便士”，拉芙意思是“爱”）一边关上柜门一边说道。每天早上我们都在储物柜前碰头，交换最新的八卦消息。爱便士一头红铜色的卷发，像阳光一般灿烂，在学校可算是红人一个，所以一般来说她的信息比较多。但今天，主讲的人是我。



“非要找理由的话,那肯定是他也知道自己的态度有多差了。看诺娜对待他的样子,你就会知道他有多荣幸。连饭都不出来吃,还要诺娜把盘子给他端过去——哪儿是他给诺娜干活儿,分明是反的嘛。”

“你的祖母一向人好。”

“这已经超乎了正常的人好。她还给他分出来一套住处,有电话,带浴室,比我的房间都大。诺娜还说要给他买个小冰箱。你相信吗?”

爱便士停下来给经过的一群女孩儿招手示意,然后接着对我说:“呃,当然了。不过你还没有讲最重要的细节。比如说他长什么样儿啦。”

“很怪。”我皱起眉头,“有些怪怪的东西。具体是什么我说不上,只是一种感觉。”

爱便士咯咯笑起来:“也许你应该问问神秘的曼尼。你看他的专栏没?”

“已经出来了?”

“是啊。这期比平时更棒呢。给你!”她打开背包拉链,抽出一张折起来的报纸,“看看就知道了。”

打开报纸的时候,我的手微微发抖。脑海里闪过一只翅膀带血的蜻蜓。我赶走这个景象,把注意力集中在文章上。

爱便士没有说错——曼尼这次做得十分精彩。他加设了一个名叫“放眼未来”的专题,每期随便挑出一个学生,预言她此后十年的生活。二年级的阿曼达·雷德曼命中注定会成为时装设计师,嫁给一个飞行员后生了三个孩子——全是男孩儿。

爱便士的笑声从脑后传来:“阿曼达?时装设计师?的确会有那么一天。”

“怎么说?”我问道。

“她老喜欢穿退色的军装还有大码的登山鞋,时装指数简直为零。”

听到爱便士这么说,虽然心里觉得她有些过分,但考虑到和她关系还不是很深,我没有说话。

把目光收回到报纸上,我很快看完这期的预测。有一些是我的建议,比如幸运色。瞥见仔裤上绣的绿藤,我打心底里希望绿色真的能带来好运。



通读一遍,知道专栏压根儿就没提及有蜻蜓纹身的女孩,我如释重负,但也有些失望。一方面我很高兴那些傻想法没有印出来公之于众,但另一方面,我也感觉到不安,好像亏欠了谁似的。

“很棒吧,是不是?”走进教室的时候,爱便士说道,“我的意思是,虽然不可信,但还是很有意思的。真不知道曼尼是怎么想到这些的?”

“想象力丰富呗。他呀,哪怕得不到自己都一直在说的普利奖,怎么着也会是一个伟大的小报记者。”

“这算得上是预测吗?”她开玩笑说。

“不是!”我的反应有点过激,“我只相信事实。”

“比如说你很痴迷乔什。”找到座位坐下来的时候,她用手肘推推我,指着一个黑发男孩说道,“一直没告诉他你对他有感觉?”

我把目光从桌面抬起,忍不住又开始注视他。乔什·德马洛科。一年级学生会主席,成绩优秀,热心的志愿者,完美得靠近他都让我心跳加速。他简直就不存在在现实里——可能不存在我的现实里吧。再说,现在没有勇气和他说话,以后估计也不会有。

英国文学老师的突袭式考试、西班牙语作业一下子就把上午的时间全占去。平时我都和爱便士还有她的啦啦队朋友们一起吃饭,但今天忘拿微积分课本,我得赶回储物柜。刚拿出书,通过眼角,我看到一头黑发,还有那迷人得让我停止呼吸的微笑——乔什。

和朋友加克还有伊万挥手告完别后,乔什正朝我的方向走过来。几秒钟以后,他就经过离我不过几英寸的距离。这可是我和他说话的大好机会,我要问他知不知道我的名字,想不想更多地了解我。是的,我要这么做!哪怕我说出一个字,这也将是一个奇迹。

我不能让他看出来我正盯着他,于是我往柜子上靠——靠得那么近!以至于头撞在柜门上,手里的书不听使唤,一本本全散落在地。而等我把它们拣起来合上柜门,乔什早就过去了。

